

漳州府志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記

鎮海衛鄉賢祠碑記

張

岳

惠安人
總制

景泰天順間布衣陳公翠渠周公二先生同時產於鎮海皆以學行有聞于天下二公蓋為聖賢義理之學者嘗聞布衣少食貧業作末藝一日過鄉校聞講中庸戒懼謹獨若有會於心者遂棄其業從之既復讀大學格物致知之訓知其於中庸相發明又知其工夫真切不越乎敬之一字故其學以默坐澄心反躬踐履為本於章句文義蓋有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一

三百九十七

不數數然者翠渠自業舉子時已不安於俗學之陋其學自六經四子天文律歷字畫及方外之書無所不究而每以辨析精微洞見本原為歸宿之地蓋二先生之所自得及其從入如此布衣未嘗仕也成化中徒步詣闕下獻所為正學正教等書直欲變一世學術人才以歸諸古非止於徑約而不適用者翠渠廣德之政有循吏風晚年仕頗偃蹇即投綬以歸淡然有以自適也其所存可知矣鎮海故戎壘自二先生後人始知學至為立博士弟子員以教養之而祠設未舉無以致其向往之意嘉靖乙酉一齋豐先生熙由翰苑謫戍是壘常舉二先生之學為學者言之



既又以祠事言於提學副使吳公仕牘具而吳去任越歲兵備僉事謝公汝儀乃舉行之命指揮使徐侯麒度隙地爲屋三間並祠二先生顧戎司事力鮮薄廊廡儀觀多弗克稱一齋又斥其月餼得金若干以助其費既成馳書于岳俾記之岳之先世蓋嘗講于翠渠者而布衣之言論風旨亦嘗竊聞其大略如此當二先生皆士大夫以講學有聞者多矣爲說皆務高遠考其要歸能無憾于後學者蓋鮮獨二先生之學粹然本於考亭無議也昔朱子有言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有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然學者性質趣識不能盡同大抵多因其所近者而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二

四百二十七

入誠能兼取二先生之所用力而反之於身以審其先後之端如病者用藥陰陽寒熱期中病源而不至于偏勝則庶乎有合於聖人之行無愧于二先生而一齋拳拳倡勵之意亦可以無負矣布衣名真晟字剩夫泉州人翠渠名瑛字梁石莆人初設壘時調二郡之人戍守之蓋守者子孫云

文峰碑記

中書唐文燦
舍人

平和阻山爲邑邑治之西爲學宮巒嶂層疊環邑獻勝其南爲朱雀峰者獨坦平如邱阜狀殊不類山筆士繇茲學取科第曠歲一值間有寄迹郡學以興者尚未能與文獻

鉅邑齒堪輿家謂文峰有缺宜作土山或建塔補之前尹嘗議及此以劇鞅不暇爲甚則因仍竢代不肯爲歲丁卯約齋盧侯至運刃鼓絃邑無廢政誠有暇而肯爲者學諭鳳林嚴君度知之率門弟子以建塔請侯曰予責也然塔勢孤而渺於學宮壯觀不稱予欲直作一山象文筆而奚若皆應曰幸甚會嚴君遷秩署學司訓雙石劉君與邑幕赤山王君申贊前圖共成厥美侯首捐俸四十金爲倡劉王二君各捐資佐費有差而約之縉紳庠士者宿咸輸助焉乃卜戊辰十二月吉名匠經始卽南山之原橫縱構木俾奠盤基而上則實土覆茨俾原完勿墜董以陰陽訓術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三

四百五十六

曾德成協以庠士胡俊昌等而劉王二君日往還閱課不少怠其始終統蒞而張主者則侯實獨任之閱歲十月文峯告成約高十有二丈從學宮佇瞻其勝巍然而喬峻也疑然而重鎮也兀然而峭拔也至如雨苔露草交生錯出則蒼然秀麗之色可玩真若巨鰲嵩嶽突臨其前而拱揖之也師友快覩忻躍僉曰奇哉侯之功偉矣胡可無傳上舍武午峯子貢自吾庠雅與唐大行善盍介以徵記午峯是以來造予辭弗獲爰載筆以颺曰世言地靈產傑當繇自然之勝人力莫以固也然裁成化工以補治道不及容或有之盍稽鄰邦之往事乎莆庠有陂水引繞壺山而卿

輔出者相望凌霄峰一成晉庠遂稱多賢之藪孰非以人力致者就吾郡旁邑論漳浦人文盛矣雖風氣萃在梁山而城東印石之築不爲無助此尤駭白較著者也余意和邑文峯成後靈鐘傑孕近埒於浦遠侔於晉於莆學士大夫必有道德冠世如是峯之喬峻者必有以勲業殿邦如是峰之重鎮者必有節義抗倍如是峯之峭拔者而才藻文人比比與是峯競秀不待占矣皆侯之今日創謀補缺殫厥心力始也予非立言之士可托不朽之功在爰書歸之使鏡諸學以爲記侯名煥約齋其號也以廣進士履今任嚴君名守約劉君名率庸王君名端士秩號已列於前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四

四百四十三

暨輸助諸士大夫姓名紀于碑左不復贅

長泰縣常平倉記

太僕卿

唐堯欽

長泰人

夫民生三代而下其命之制于天也豈不信哉余壯歲登朝祇役四方今老矣大都見郡邑之爲政者工簿書飾厨傳暇則葺樓亭興神祠蓋若此者多矣至于民生大命爲緩急救助計者拱手熟視不一出力問之云三代漢唐之法其宜于昔者今皆極弊不可復乾溢卒至民號呼以死則又諉曰天實爲之由今觀之天耶人耶其果不可復抑未有以復之者耶余謂行之而得其人處之而有其法藉令其出於秦皇漢武之制調停補葺不幸有急猶能有救

而况常平義倉雖其議於漢唐諸臣實祖周人委積遺意
朱子社倉倣而行之亦既有效孰謂其不可復哉泰故漳
舊邑也常平倉自昔未有復者復之自今郡理龍公始邑
侯盧君一日造余曰泰廣袤十不當旁邑之三泰賦額三
足當旁邑之七民詩書耒耜賭且盜爾無所資什一之利
故泰所需于倉視旁邑尤亟昔者龍公至令而民曰爾賭
爾盜爾石而助我有籍其亟更而業無擾我耕讀不者死
閱而城曰是女牆低圯守望何藉其亟築訓而兵曰是將
定反側充差捕而百之人何兵之爲其亟增己而思歲有
饑穰何儲蓄之與有詢故老有城隍故址先議置而輟曰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五

四百五十六

是足供吾事修而蓋藏環而牆柵捐而醵金買而穀石邑
薦紳與民有力者佐之厥鑰東西充然盈牝顏其扁曰常
平蓋公莅泰不兩月而蠹民者衛民者食民者次第興除
常平又其利之博者願一言以彰公之明伐唐子堯欽曰
夫以泰之民之將永席于公之澤也以公之異于世之爲
政者也以欽不佞之獲附一言與公不朽也藉侯不命猶
將勉况有侯之命在旣敍次其語則復再拜稽首而言曰
天下事剏始之難而潤澤之尤不易也夫漢唐之常平國
家之預備其制一也談常平者曰宜當社不宜郡邑蓋雖
朱子亦爲是云余曰非也有司而賢乎將薄海利弊盡知

之何有於封域之內如猶未也置珠桂之品於荒野僻
之處弊始甚爾且夫自昔爲常平者散也取二分之息歛
也與正賦俱徵國家預備雖其貴放賤糴者同而以贖緩
不以息錢者異則寬於民者又厚矣而行之卒不效何也
余以爲邑有繁簡而緩因之上官督促太密郡邑罄俸資
以賠安所得糴本焉其或有糴本矣緩民難而急私橐不
爲糴則倉雖存而穀無也弊一穀價與時貴賤役人倚市
爲奸本賤也而貴估之未荒也而賤散之不者民饑于途
粟朽于倉知其入不知其出則穀雖存而濟寡矣弊二常
平專備賑饑取于民者還以予民也有如藉法行私名爲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六

四百五十六

公糴實充他用給散之際聽憑書吏得粟盡衙役與其近
郭能自達者貧民不沾龠合之惠則簿書雖具而不平甚
矣弊三昔者趙閱道在越州前民未饑先問民能自食有
幾當廩於官有幾庫錢倉粟可發有幾富民可募出粟有
幾余以爲今郡邑宜倣此意先於保甲中審識上戶中戶
上貧中貧與夫忠實可用之人臨時委用給賑先窮鄉而
後近郭先上貧而後中貧不以公廩供私用不以無事緩
蓄積荒歲減價而糴頻年挨陳而發失然後法行而無弊
制畫而可久是惟公復倉爲民之意後之人見其行之果
有效而法之果可復也將又有繼此而起者矣如其議之

吾嘗復之云爾記之者曰吾嘗記之云爾則今日之
常平猶之昔日之預備也國家預備之建徧天下豈獨少
一常平而已乎其斯惟公與侯之責朱子行之建州復請
于朝頌之天下當其日實惟劉汝愚父子左右其間亦嘗
病世鮮其人而感歎於所遭之不易今幸世有如公與侯
慨然有志制命之道苟其生同斯世而不勉焉共成斯政
救民也其斯惟鄉人士君子之責公名文明末新人侯名
洪遠東陽人倉建于萬歷辛卯四月又二年欽爲之記

龍邑侯袁公水利功德碑記

石應岳

龍巖
尚書

漳內縣爲龍溪十一都其一大都會也人民田作少逐末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七

四百五十四

畝田萬頃土高水涸地不井鑿舊制從石碼阮家埠濬一
港接北溪水脉經蘆沈入雲梯橋涉瀛州灣折坂頭東山
南坡塔尾林下浦邊園頭象坑等處山前山後延袤小港
三十餘條圖中有五戶里之長一百四十錢糧四千有奇
並資以潤灌溉充賦日用饑食渴飲取挹其中此三十餘
條之水通並原本石碼運行自蘆沈關係良鉅蘆沈以下
則爲普賢下埭龍溪嘉靖間月港稱亂分設海澄縣舊有
普賢河是爲九都地引九十九坑水泉蓄洩滋灌亦各其
利也所從來久遠已今年春澄民創議於蘆沈分濬港一
條透普天河夫蘆沈水出入處也普賢地又善下蘆沈分

洩水皆下瀉環都三十四條之支流盡槁壤矣都民號愬欲死得請分守高公停止澄民勿濬以郡貳守杜公往視杜公方正私不可干還白濬港不便屬高公京行急議且閣袁侯以官請於郡守方公奉撫臺徐公命親履畝距川侯親爲導會天雨袁公乘兜子徹帷蓋雨霏霏下沾冠及衣頂踵髮膚皆濡侯色不動也舟行則泛小舸隨方公舟所至指陳要害甚悉方公旣熟察害狀爲調停議就港口濬之各接溪潮不就腰脊貫穿上觀察程公報可都民乃得聊生都縉紳蔡宗周張廷榜弟子員蔡國璋徐明等鄉約洪思寬索記於余圖勒石焉侯聞遜謝都人民凡三謁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八

四十一

余曰吾儕自爲策也舊無記載上人趾踈草野利害莫得而考也用有茲變非藉吾仁父母吾屬且暮且斃是宜垂不朽余聞言惻然援筆爲之記是舉也撫臺徐公觀察高公程公守方公貳守杜公後先主持而當勘議築舍民情危湧時苦心焦肝櫛風沐雨不避辛艱侯深矣侯諱業泗江西宜春人萬歷戊戌進士而邑貳黃文煜羅定人邑尉沈應鍾山陰人樓元俊諸暨人邑史應瑞豐城人同心協贊例得並書

姚侯大巖寺山南北惠民頌德碑

柯挺

大巖澄邑勝區也巖顛佛刹構自前代蒼巒層疊羅石重

關眺望潮汐滄溟吞吐之氣未嘗不籠天地於一掬也其
刹夙爲僧齋居田園山地九四頃五十畝有奇巖山則計
一百五十餘畝也異時僧于常賦外無他供歲入稱饒給
萬歷初軍興乃以十之六充餉餉九金有奇辛卯倭寇朝
鮮詔所在嚴備之而閩濱海當出沒衝加茲當事者遂於
前額十之六備餉外加至十之八此刹荒山獨多計荒山
一百五十餘畝歲增兵賦共三十三金有奇而僧遂重困
倭會旣平詔悉蠲增額會權使括餉月進左藏於是新舊
餉催科愈急僧被筆楚無完賦入桐城姚公以名進士宰
茲邑惻然傷之俞其口附狀徵諸負者乃僧遽傳山以北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九

歷負山賦者民而山以北新安之耆老則又遞傳往券原
不屬僧山南北劃然界也界而南僧乃得有之不宜波及
民也是時訟盈庭片言解曰是山也將屬之僧乎如民樵
牧何夫券固在也僧但責賦於山以南卽重困或有罷權
恩旦夕可邀也中丞臺乃議損檄旦下吾爲若等豁之判
南北之界其毋溷于是山以北耆老咸手額謂非公明允
安能以片言拆興雲灑潤噓萬戶之春也乎時余已遷建
州則裹糧走二千里乞余言以垂將來余惟侯如藥如飴
其輕徭薄賦實意與民休息故踞堂序睠兩造僧民情調
劑在心而叅中之此豈效衰世苟且之政喔咿嬋媢以媚

上已哉則晉陽道州之政也其他定權橫民訂坐挽採金
機易成命消邊釁華聲茂績諸不具論論其惠普新安山
南北者如此

龍溪縣重修儒學記

王志遠

龍溪自有學宮來凡幾修葺矣其近而足述者一修于嘉
靖丁未歲叅政王公慎中爲記一修于萬歷戊寅歲中丞
蔡公文爲記皆其盛者也歲庚戌計侯泊龍溪之二年德
施鳩營蒞視黌宮或渝且陋念非吾在事一新之不可遂
謀於博士郭君輩鳩工庀事其用力始于冬畢仲春其修
飭自啟聖之祠文廟之殿廡講堂齋舍楹扉周垣罔不縫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十

其闕而賁其陋其用物計白金百有奇蓋計侯首捐俸錢
者博士次者諸生若呼邪許而羣力響臻以故帑不詔
金錢民不知畚鍤而宮牆煥如厥功茂焉適志遠以入賀
竣還里門友人蔡生大綸等相與徵予記蔡生中丞公子
也則以先民有作謂予其嗣響志遠滋氣索不敢任旣再
四辭不獲因繹嚮者二公之言而有私論也蔡公大旨欲
上祖孔氏而宗紫陽黜詞章富貴之習而兢兢於德行道
藝言皆讜正而王公動色相戒鯁鯁然慮士之駑其聰明
才智出于蔽偏以釀其拂經賊德殄行驚師之旤而干聖
主之誅當王公時國家渾灑之氣未漓學者衢路未衆而

仕者門戶未分廼有識者爲世道人心慮恫乎有餘悲哉
此士莫患乎自多其智而有勝心夫操其勝者其行誼非
高於日用飲食之民其學殖見地非能頓超於曩時據經
守師說之明也往往矯其精營務乘人而鬪捷方其搨管
修羔雁業已憑霸氣而鼓偏師一旦結綬升朝一籌未紓
二尺四寸之舊章未習也而百慮揣摩一意犄角鷄壇結
乎能人之門蝸戰酣於交戟之內澤麋可以披文豹之皮
怯夫可以廁焦原之足自以爲聰明才智莫己若也而不
知離跂傾側明主一寤將被之以殄行驚師之戮而不敢
辭如是而安所貴士也吾邑僻在海濱士之羣萃於斯無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十一

四百四十四

異物之遷以澆其純樸大都掄文則爲茅之前仕宦常居
錚之後傾危之習鮮焉今邑大夫豈第作人日與博士先
生以德行道藝訓多士士人無汨沒於詞章富貴之習守
先聖之道家修庭獻以不負明主斯不負邑大夫博士先
生廣勵嘉惠之德心卽所稱引嚮者王公之言可無贅吾
言過矣計侯諱元勛瀨江嘉善人丁未進士郭君諱長發福
建惠安人以鄉進士署教諭訓導劉君有光廣東歸善人
陳君忠福建莆田人並有功於是役者也

南靖新建儒學記

蔣孟育 祭酒

茲地廟夫子宮牆者數百年嘉靖之季逼歐窳而改邑焉

學宮因隨建其下邑大半踰山人士從遷不數家公
聞其無人士滲漏無甃砌深苔淺草相蒙如荒麻野寺及
陳侯爲令之三年乃與士民遷諸邑而更選勝以建學曩
之徙於歐寮也逾年始爲大成殿而四柱徒主幾年始爲
明倫堂又逾年而始具門廡廡舍至今闕卧碑以與諸生
諭誠然費已無數矣侯良畫在心謂從來役興非仰給于
官則俯稅編戶二者不得兩避也今郡國乏度支槩索編
戶則貧疇病獨富有田者衣租食稅恣之奢侈爰令有田
者自占高下助貲而財有餘矣鏟鑿畚鍤茨絡巧墁惟富
人素豪能指使之而力有餘矣物力有餘經費無撓趣作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三

四百五十九

無怠故自正月己卯至七月庚子爲日僅二百有奇自竹
木瓦石至於傭賃之直米鹽細碎爲費僅三百有奇爲夫
子廟如制爲謬室奉啓聖公其東爲學堂鐫石爲卧碑暨
于堂之左方上堂下東西爲齋處生徒門外窳地爲泮池
爲一大闔以隔紛囂始勒敬一箴于貞砥承以亭宇于是
鄉先賢及名宦凡功德于民者各有祠祀又東之司教司
訓各有舍其土飾甃與石其木被丹黻犁然具舉燉然改
觀焉睠茲學地邑之東南寬衍明顯鄰接津市當邑全盛
時渠庠對闔崇庫相承及其燬也俱爲藩圃居者感思行
人靡顧今則會衣冠栖神明而旅俎豆矣前後洞衢左右

闡闡視學則從邁成雲飲射則圍觀如堵嚮日遺黎戀故里守 廬而不遷者今皆跬步宮牆春誦夏絃雖億載弱孩皆得扶曳而聽惟彼多士詎不欣哉夫吾邑素號多才前則李編脩及第次一人飄飄凌紫虛以不預脩佛書貶卒高州此其科名志行幾空十邑他如王楊陳林孰非國產靖之材直不勝數矣况有侯乘昌時視形勝奠其邑郭敞其膠鬲而訓誨臨之安知人文之盛不且于前有光乎司教葉君闡縣人司訓韋君粵人皆君子也孟育泉之同安人從先嚴生長茲邑故諸君命育爲之記云

圭嶼建城設兵記

明 蔣孟育 海澄人 吏部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三

四百五十

善治國者譬之自營其家門彼堂室儼然而迴廊曲巷密牖重扉以固其內藩猶必長垣四圍因而樹籬插棘焉以保門戶嚴扃鑰而備禦時不乏人然後外藩求固此家政也郡邑之間城郭宮室內外相守聯亘不絕顧必遙煙深嶼照管不到之處而時爲警防所爲措國於不崩易稱地險山川邱陵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此志也漳在岐海最南其南下與漲海相接蓋棹闖而控越盜賊出沒在處有之高皇帝時遣江夏侯闖師海外築城備倭於是吾漳諸要害地崇墉綦布健兒枕戈而待敵絕流橫波不特郡邑之雉堞巋然麗譙也獨圭嶼在海門去澄邑僅衣帶水

前守用形家言亦嘗築城其上後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波
臣怒號小醜乘之得計澄雖舊有客兵然慮不越窾奧安
能賈勇飛渡作水中龍哉夫時平而小醜竊發亦一二賈
舶漁艇之是虞萬一海外雲擾大盜見窺而海門一片闐
其無人禍乃有不可知者居恒恃渚銅遊兵爲譏察然渚
銅泉屬也漳自有其門戶而使隣封代居守不大左計耶
歲在丁丑隣部聞警分守叅知洪公衣袂屢戒苦心借箸
於是得有圭嶼之是圖者謂宜建復舊城以一旅守之有
金湯之安而無山頽海立之慮於策良便公下其事於郡
邑署郡司李蕭公邑大夫傅公故嘗留心圭嶼者先是十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古

四百五十五

大夫於與建浮屠立精舍所需不貲兩公捐緩甚奢以
締構功未竣而城守之議適於期會遂力起贊決之而合
以成其壯圖於是乃量事期計徒庸分財用具餼糧訪基
址鳩工於丁巳四月而告成于戊午二月城廣二百餘丈
高丈有五尺計費二千有奇置兵二百三十人材官二人
統之設營其內水瀟波心旗鼓隱隱起矣役旣就縉紳父
老請余爲文爰誌厥功余因有感於地脈之廢興人事之
修墜每遞湊而迸發也方夫女牆就傾佳氣銷歇斷煙殘
照與迴沫奔濤數相激射其上則短草蒙籠而已賊奴臨
焉而豕突稅鑄據焉而狼顧於時景象尚可言哉今甫轉

盼而塔影凌霄鐘磬與潮來答響又復戎行犀利依堞
關劍拭飲飛而塔可署爲放弓伏眺之而樂者亦憑之而
安此天所以開吾土而在事者承之以成一代之勝場也
昔陸法和建佛利水中以爲賊標今全盛之規模倍當勝
之且以佐江夏侯草昧經營之所不及而播皇靈於遐暢
績顧不遠哉洪公諱世俊徽之歙人乙未進士蕭公諱基
吉安之泰和人傳公諱櫬撫州之臨川人俱癸丑進士洪
公之政在撫柔此民而去其害焉蕭儁整而栗傳清謹而
溫此其大凡云

海澄禾平生功德碑

高克正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五

四百三十一

圭海古一聚落也山川采地悉隸龍溪穆皇御極邑乃鼎
建葢於今四十載人文物力眎昔有加距邑治十餘里谿
環其東雲蓋山屹立爲邑岱宗其陽則平蕪一望土田錯
趾名曰禾平庄不佞梓里在焉父老相傳以是皆海墘也
疏築成田磽瘠居半田賦之入招提爲政改邑田已屬澄
而輸賦龍溪猶故旣以地隔常患愆期黠苾蒨與舞文者
比又加賦以愚之襍禡之夫終歲胼胝輸將惟謹而賦仍
告逋葢中飽矣不佞鄉者家居目擊其弊居恒蒿目白之
前邑侯清白龍公龍邑侯洛沙蔡公謂邑有分土政貴宜
民澄實有民而龍治其賦其賦之不供而歲以催科貽龍

邑憂是龍代澄任受勞也其賦之既供而僅以厭乾沒者之腹反厚討於我民是龍代澄任受望也夫以澄之民而輸賦於澄邑朝發令而夕已遍矣日高春而之邑中事竣而反腹猶果然民無逋負賦無侵漁于龍無鞭長馬腹之慮于澄無秦人視越之嫌計莫便於此者兩侯心亦韙是議條上之直指元谷何公業已有緒而屬有所齟齬不果行比不佞起田間薄遊長安復讀禮歸里中父老迎不佞語曰禾平庄寺租鄉屬龍溪者今推入澄矣鄉也常賦以外加征百二十餘金今悉蠲免矣鄉也駟贖恣睢追呼之聲徹於晝夜今夜高枕矣鄉也斥鹵之田不足糊口今以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六

四百五十八

賦省樂輸漸成膏腴矣繁誰之賜惟我父母軫念民瘼劑公私而擇其便調兩邑而酌其宜俾我民得安其業樂其居母煩箕歛母苦繭絲其自老稚至于世世敢一日而忘侯之事不佞驪然喜曰甚矣侯之大有造於澄也區區寺田僅一彈丸孰利孰病詎不洞鑿然而持議至數十年而不決者何也居位者以其居爲傳舍同舟者各有一瓢之心盈庭之議所由來矣自有侯而未賴之利以一旦成築室之謀以斤言決不佞且以覘侯於宏鉅也父老曰吾儕小人慮不及遠惟嚮利爲有福願邀子一言頌侯功德以垂不朽不佞唯唯曰是余志也且與諸父老樂睹厥功更

沐餘庠卽不文何敢辭乃爲之誌而勒以銘
海澨之東昔水鄉沮洳漸復變滄桑田野稼穡如茨梁輸
賦龍邑歲爲常澄邑鼎建隸我疆籲訴墜隔何徬徨我侯
下車首盡傷力敝當道惠一方賦歸我邑易輸將吏無科
頭民無殃蒸黎樂只壽而康式歌且舞頌甘棠東海波臣
泳化長勒銘貞珉垂未央

封君曾槐江公興建水利祠碑

周起元

澄水邑也其六八二都堰海以田計三萬畝有奇地固斥
鹵鎡畚之下與海若爭權成化間太守姜公興築海岸修
復南陂田頗獲耕然築岸雖可禦鹹而鹹潮門戶未有隄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七

四百三五

防塞涵雖可積淡而淡水源流無從吞納余同年曾若槐
尊人槐江公自爲青矜時卽爲兩都條便宜狀邑父母瞿
公躋而壯之上之撫臺勞公按臺安公咸報可至捐俸予
金立起南陂之圯旋開阡門於上曾東南鹵潮弗侵西北
之淡引入兩都之田均受溉焉久之奉行不盡如法或注
而湮兩都之田又失所藉辛丑若槐偕予成進士槐江公
覃恩授封懽然曰吾席餘貲買良田易易獨念忝受國恩
弗獲庇溝中瘠罔齒生平爲也於是復集諸人士控之當
道而邀貺於署篆郡理王公旁議者搖以堪輿之說無所
奪也封君之議且盡行適若槐覲歸日襄諸役原設阡門

二增而三之深廣如制其時二溪之淡流迤邐遍濡慮有
旁洩有時友人程台仞君甫登第歸亦相與協力諮便利
就內溪砌築石陂六口禦東南太江之鹹邑父母毛公成
庵躬爲勘督繼而陶平城公得請於中丞陳公侍御陸公
合助醵八百前後拮据更四載而工乃告竣歲甲寅若槐
居封君艱值颶霖之變上曾阡門頗嚙壤里中奔控傍徨
於是若槐復請之署篆邵公禹元亟增葺完固捐貲不贍
則令耆民任其責科及漑畝以佐費於是衆皆思奮願効
一勞以圖永逸是役也滲灑所及兩都之田三萬畝有奇
向號鹵區今則膏沃荷鍤決渠彌望直如脉理流通百骸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六

四百五十三

九竅脂淪血貫更無偏枯之處其爲利不旣溥哉嗟嗟事
未易言也昔槐江公饒爲德詘於權惟此方利病灼然持
懷中父子經營版築厯首事者三而克有未向非封君急
公家持大願力與若槐聿求先人志其不貽盈庭築舍之
誚者無幾矣癸亥冬撫臺南公按漳都人相率呈建碑亭
巽垂未久復市地建祠追頌公德屬記於余余聞盛德必
百世祀有若鄭疇之頌東里鄴渠之頌西門曾氏直當之
矣且曾氏不言功里人不忘報均美談也抑余又聞嘉靖
季倭寇發難槐江公仗義立寨以障里命全活數萬救鄉
之德與陂澤流長矣宜勒貞石以垂不朽

邑侯劉公砌築學城記畧

周起元

邑侯劉公蒞澄久之念澄故三堡邑居其一港口與學宮如右拒與前茅港口堡雜踏儔人四圍尚無恙也葺而飾之足矣九都堡爲聖人之居易土以石與邑治等則犄角之勢成緩急可以互援於是以孝廉廷薦李君與余弟起龍督其役城崇一丈七尺餘週三百三十餘丈工肇於天啟癸亥之秋竣於甲子春之暮費二千三百餘緡均士民所樂助明府劉公實先捐俸百緡以爲之倡云余嘗閱唐史馬燧刺隴州聚石種樹於西山上之通道設二門爲譙櫓虜不能暴張守珪刺瓜州完故城版築方止虜奄至置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九

四百二十七

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爲引去二事千古美談然未有寓折衝於樽俎壯干城於帶礪如今日之我侯者也其以砥柱中朝鎖鑰北門詎有量哉明府諱斯堃字文修別號大容南昌人丙辰進士

南靖楊公祠碑記

林 鈺 大學士

楊侯之爲靖也值天吳洊虐之後邑殘民疲當事者動有瞿色侯下車肅謁薦紳詢阡陌便否甚悉亟與民興利剔蠹酌緩急次第行之邑徙建舊址半爲窳地學宮禮殿以及黼舍謬室窪積漸廝矣侯捐貲首議先甲櫺闕枅欒之屬丹堊奕如也稍暇聚群衿講學其中又鼎構文昌樓軒

厥巋然蔚起文明之象邑人士從茲雲蒸侯所鼓吹居
城隍廟囂湫則顧里正僇工具飭展拓墾地別置池榭閎
麗倍異曩時靖邑客產賦多巧匿而遭侯具知祖藁增損
狀令自占供賦洪水衝崩者申請力爲豁免清晨坐堂檢
閱案牒先諸監司大府檄移次邑中簿牘功曹以次受記
毋敢溷者有囂叫于鄉立按之法金矢之入平亭兩造不
假鉤距而衷辟自輸如某子甲貪賄格殺人踪閱莫憑侯
用類推踪操刃者謂侯何從鬼神知我也遂伏辜辛酉冬
直指按部抵漳經靖邑輿隸騷擾幾不堪給侯經紀有條
直指心異之旣報命首上侯功狀徙治龍溪靖士民思侯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三

四百四十三

相率共謀畏壘擇地於邑西北隅安福寺之右梳山爲祠
以志瞻仰又以樂佚餘貲置田租四十八石六斗供春秋
血食因請余記予惟鄭之稱惠也國人有我植我誨之歌
而褚伍興讎始猶不免侯視事甫數月民式歌且舞饑疲
都忘何有悠悠之口哉尸祝之社榜眼進祿諸峰翠靄掩
映地與吉會將棠蔭槐芳世世勿替且以靖爲侯峴山

施公新築萬松關記

林

鈺

龍溪大
學士

漳麓環而左麟蹲鳳翮襟帶川原則施使君城兩鎮屯禦
要害處也其從虹橋孔道而入一徑若谷遙接扶桑或造
化留此補助需人哉曩鄉人語余曰若繕爲關門以資保

障誠僂盍言之當道時前守杜公爲築基未就以去施使
君來守吾郡拮据於寇警騰沸之日內戢民心外循捍衛
兩鎮城址既定爰履斯閔謂可以固漳郡奈何惜此民力
乘堅累峻加以樓堞俯臨滄波屹然天險矣前此警聞頻
至召鄉民防守有難色今在金湯以內安堵其間逢聖明
在御牧守賢良桑麻樂業人且登遊其上望雲物而咏天
和然則施使君守郡功蹟其見一斑于此也山高水深矣
余因筆爲記欲後來者修實政無不可爲之事有可以不
朽之功一簣合尖俱邀明德云爾君諱邦曜字爾韜別號
四明登萬歷己未進士浙江餘姚人

漳州府志

卷之五

藝文五

五

旌忠祠記

施邦曜

旌忠祠者祀故中丞贈少司馬綿貞周公所特建也公向
開府吳門織璫於歲額上供外橫索金錢以數萬計公至
悉裁之織璫所欲甘心者而公持之力璫不得狼噬吳門
半武于是恨公刺骨而中璫亦以公之凌其儕也則已心
啣之矣會公疏劾監司某監司夙與中璫比遽用中旨內
遷而公遂罷去織璫屢中公不休最後詞連諸公而公與
諸公俱逮後先死詔獄天下聞而寬之聖主中興心憐諸
死事者下詔優恤而公贈兵部侍郎父若大父俱如公官
其與公爲仇者或死或戍不復齒于人類而公之冤亦大

白矣嗟乎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公且侯此亦古今之同痛也然而百齡有限千載無窮等死耳或履正觸邪而死或不觸邪病臥鬚眉男子宜何擇焉然後知蒙面偷生不若熱血化碧者之殊有生氣也俛眉拾級不若鳴弦揆日者之猶令骨香也且士大夫誼行各有偏全才情各有離合或諸美饒該或一節自喜或學問溫養而得力或慷慨孤詣而揚芒公體聚衆芳身兼數器不待持中節始顯也江淮以漕政著粵西以荒政著通州以兵政著真國家擔荷之臣可供緩急使者自其謝繡斧里居往往爲德於里寃者待公而釋困者待公而蘇殆急峽之寶航寒年之織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三十一

續焉余聞朝命逮公時漳民無貧富咸醵錢爲助萬衆旁皇群詣緹騎以善視我公爲祝號聲振天緹騎爲之改容迨忠魂得白喪車旋里迎者塞途咸引首北向稱萬歲噫此豈末俗所可俛要者哉漳人旣祀於鄉賢更請兩院及學使者勅建特祠春秋有司致祭世世勿替因爲卜地郡治之前與學宮相望咫尺庶後來騰驤者奉公爲師法朝推樑棟而鄉存典型廉頑立懦其風倍迥漳之士若民其或長有休戴乎

侯山記

黃道周

鄴侯山亦名焦桐山諸子謂其骨似鄴侯也故復鄴侯之名并以名園

鄴侯山者卽漳良嶽之陰北溪迸流將滙於江東長橋東之步阜宛蜒領衍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激砂土已汰石骨總出若或爲之莫知其然舊稱蓬萊峽里人名之曰石僊石僊者指其巖峙林立飄然若登者也石僊十五六輩蹇裳欲渡簇而告語皆昂藏百餘尺時復獨出體態各別其尊者可三十仞植劍挂笏不怒不棘不作陸博以隊相命署部而後行凡里人所知盡此諸翁矣自石僊逾西其山皆垂幌卷幔削青負赭五色相倩下列蹋堯旁懸流蘓間如屏風曲折掩映羅遮堂戶凡不一處紆徐二百餘步望之坦然唯見兩壁登陟無數常若有所失計諸丈未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三

四百六十

出山時皆罨覆其下不勝風雨稍出戶庭高蹶一動遂見破綻令呼諸丈稍納足復還故處封以紫泥削其蛾眉則猶然渾沌也嗚呼渾沌吾安能從爾遊乎予足蹟窄不能及遠天台廬阜黃海九華皆已大不可狎處舉其小小者齊山白嶽玉甌浮邱懸崖曲房眎此差勝而已爲神靈所踞緇黃貴介鼎割其下獨諸丈蕭然遵養藏固自處鷓鴣貺予以逍遙嚮予癸酉歲將營茲山旣而不果癸未抵里諸友僦舟復前盟五月十日實始啟疆予乃扶筇上下點定其事時猶病也目涉足瞬曾不數步霍然病已爰述其途徑窾卻前後位置使諸友礚礚得命意匠焉

中稍

凡自

齊雲亭奇石歌

亭在府署中今廢

何年星芒化山骨古色蒼顏勢崑崙就中別有混沌
天萬象森羅了毫髮府公初置齊雲亭一府來看零
陽屏蓬萊清淺隔弱水君山曉靄浮洞庭我疑太陰
照天地山河倒影搖丹桂又疑明河瀉九天斗牛騰
光通劍氣公餘對此獨躊躇咫尺萬里論江湖幽篁
古木在眼底何用人間屬畫圖

過盤陀嶺

盤陀嶺上幾盤陀茅竹蕭蕭雨乍過水暖游魚出陰
澗草香馴鹿食陽坡怪山當面疑迷路啼鳥迎人却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三

和歌總謂世途當險惡太行蜀道復如何

重過白鶴嶺

栖碧亭空鎖翠微詩成人世已俱非墨池水煖鵝誰
換華表雲間鶴自歸樓倚仲宣休作賦碑思叔子故
霑衣古來陳跡知多少立馬西風又落暉

海漕使京停舟鷄嶼呈朱明府王邑尉

遙山盡處是滄溟眼底雲濤一色青野鳥隨波明遠
白毒龍挾雨散餘腥水濱女佩春留月天上仙槎夜
泛星賴有同舟賢李郭柁樓尊酒火熒熒

康仙祠和友人韻

月如碧落之界河漢其峯倍起澹若兩江回眺石屏若黝
若青若兄開明而姊長庚其西爲鷓集山峙石如鷓鳴岐
宛然其左臂有卓筆小峰淬於兩瀑其下餘盤則所謂北
釣臺也諸生於鄴山凡構三堂而神堂先成蓋是流出於
北谿晦翁與安卿往還其間而山下有田數畝爲黃龕社
中所祀晦翁租田也隆其直爲置黃龕近田易之而於神
堂前楹別祀晦翁從以安卿直卿東湖東谿剝夫翠渠白
石鶴峯爲九先生其內楹置列聖見聞知之位下列顏曾
思孟濂谿明道橫渠堯夫凡賓客至者皆先詣神堂謁先
聖賢畢乃詣三近樂性二堂禮也嗚呼古今爲山水之樂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三

四百六十

者多矣抗之至於巢由隋之至於王謝中間流連尚可百
輩而高引泗濱下稱里閭牽連至於關洛之外夫以是堯
言禹趨者之皆可與攜童冠濯足振衣翱翔風月無所滯
礙也乎堂中左右僅可二筵中函僅丈不讌不講外堂題
曰高景內堂題曰與善與善則讌講亦可也西翼室二各
有耳東翼僅足栖庖與三近堂通癸未歲五月十日始構
斯堂至甲申歲五月五日落成又四日雲間張中丞公祖
以奏凱出江東視予於鄴山之下於是遠近諸友咸集斯
堂始申講約是亦閏歲矣日月俱合集於五九五者序也
九者材也辨序而庀材以材則健以序則功易象九五三

十有二皆吉材也自貞屯而外履夬稱厲而猶以當位中行見許於聖人君子出有巖廊之憂處有雲泉之樂居則觀其序動則占其才今居皆當位行不出中雖有貞厲吾亦爲之矣自是而後每歲講會以五月九日爲始不忘其初且志燕喜也嗚呼天步方艱蕃變未始吾爲陳人亦已老矣誠得四海無事魚鳥不驚僊仰古今出入日月偃息梧竹之陰婆娑山石之上喜至謠吟倦而撫枕雖遠謝車蓋絕音公侯未爲不樂也堂成未有祀田曹司李遠思爲置田八九畝在堂之西北距北釣臺若干涉張中丞諱肯堂南直華亭人曹司李諱廣浙江崇德人爲是燕及無忘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三

厥初爲之銘曰

居業雖勤將德惟敬修之曰賢永之則聖譬此崇岡迸於荒昧樵斂所棲焉知其貴實始啟疆又黼黻之乃立楚柱又藻稅之見之者趨曰是巋然聖賢之居匪敬匪勤騰華絕根雖有層阿等之斷垠君子敬修慎乃永久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粵思古人心源惟一繼之成之其道鮮失盛繼伊何曰維一善爲天志事與人同貫譬如嬰孩語善則說投以不善輒然氣決盜賊強橫亦樂善言以不善投其怒乃遷凡善與人異于風雨不善與人憎於刀俎善言善色變爲巧佞

性爲習遷乃失其正所貴善人以善相成本性而出與心相生繼天之志成天之事育物爲仁正物爲義繇仁義行與天相親澹情去疑與道德鄰匪曰諛辭佐以柔色導使養阿醜正惡直所以舜淵以善爲度擇爲貴精執爲貴固耕稼陶漁皆善與人鈎弋射御亦與善均禹拜善言子和歌者豈曰柔轡不違其馬裁之獎之激之勸之非徒與之又睽戀之我友我師我孩我昆天下相成其道乃醇爲天孝子則繼其志爲天忠臣則成其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非道義門善何所存便辟善柔實爲天莠諛詞令色亦惟鬼竇去之去之善則與之涵濡陶鎔謂我取之取之與之然乎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三

人不得執天不得距詩亦有言天之牖民如取如携亶其然乎

名宦鄉賢祠記

周 瑛

漳故無名宦鄉賢祠作是祠者自今太守陳侯始也侯以漳爲文公朱先生過化地先生爲學得孔門正路侯守其說而信之故其爲政也往往重化本凡有以啟發人心轉移風俗者皆力爲之而不以讓蒞政之初旣新文公祠矣又爲名宦無祠何以勵我居官諸同志鄉賢無祠何以勵此鄉邦諸子弟因旁觀載籍博採物議以爲官於是者如文公見全體大用之學足以師表萬世其他職位有崇庫

勲業有洪殺自宋判官蔡公襄以下共若而人皆名宦也
產于是者如安鄉陳氏嘗登文公之門得聞聖賢大道之
要允有著述皆可據守以爲法程其他出而仕宦有益於
時退而隱處有益於鄉者自唐周公匡物以下共若而人
皆鄉賢也名宦祠立則居官者知所勸矣鄉賢祠立則居
鄉者知所勸矣乃相地于學宮兩旁左建名宦祠右建鄉
賢祠蓋以學校教化所自出也故二祠皆夾學宮而立祠
各三間高一丈有八尺廣倍之袤視廣稍爲之殺外爲崇
墉以限內外中爲大門以通出人門加扃鑰以時啟閉其
地靜深其制簡樸大槩足以聚誠敬妥神靈而已無侈習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天

四百六十

也乃上其事于巡按御史賀公泰提學副使姚公鏞二公
得侯所纂事畧讀之皆報曰可侯乃製神主定神位名宦
論爵郡官南向縣官西向學官東向其序各以世鄉賢論
齒俱南向其序亦以世祠成侯乃躬率僚屬以蒞祀事始
事名宦祠繼事鄉賢祠皆北面拜跪薦獻如儀漳父老乃
相與具書幣資顏生階北走莆請瑛爲之記瑛謂君子爲
政將欲導人於善不待廣論說嚴條約但立標準明是好
惡則人固有不勸而趨者矣蓋秉夷良心出自天性自堯
舜至於途人一也苟有以燭之則必有如填筮應者矣然
則侯爲政可謂揅得其要哉蓋侯學文公者宜乎有以及

此侯名洪謨字宗禹湖廣武陵人丙辰進士祠作於正德辛未秋八月成於壬申春二月

唐玉鈐將軍廟碑

林日瑞

縣西山迢遞瞰城內繪綾龍鱗下平行右地如宮闕數石馬卧豐草中故玉鈐廟在焉其帶城面陽與東南樓控引者則郡司農朱公捐俸所建新宮也西廟自前朝近代不可攷今址又卽嘉隆間廟廢時遷廟而拓之前後爲楹若干丹鏤黝堊不飾不樸興廢將百年戎馬荆榛亦皆可數而故老無在者但肅弁冕

稽首庭下則廟之所以

世食是邦與司農公所以力倡斯廟之意儼若告語焉公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五

四百三十五

廣其廉博士某尉某宣其力禹州判官某又率其亞旅文學某某鄉三老某等合佐如于緝網紀其事始崇正戊寅冬某月迄己卯冬十月公以視師至海上而茲廟適成合樂讌落士大夫讓其有司有司讓其長長又讓于其屬與民彬彬乎禮樂文章以對揚明神休烈今而後神爰與饗可知已按神故玉鈐左衛郎將世守漳州刺史氏系爵諡啟宇功業郡志及歐陽四門狀之備矣不具論論其廟祀始唐迄今顯於漳而盛于詔牧伯祠春秋村翁薦伏臘者千餘年與長沙翻陽間祀吳芮晉安祀閩王審知江浙俎豆蜥蜴碑等俗又端午旌旗吹導其故將廟謁如歲覲禮

甚恭然香君會雲蒸龍變謹事漢澤易耳錢王乘亂割據
不足道惟神以命世儒英披荆斬棘建陳常之烈光祖父
之勲生建行臺身死討賊今舊德名氏又多曩與俱光州
人魂魄故應瞻此定國勤事禦災捍患於法皆宜祀也祀
如法而謳思泯滅如廣陵羅池一再傳不可識其牽感傳
會如鼻祠黃陵者又不可勝數也祀如神方世世勿絕今
國家隆平天子縣詔以鎮撫南服聲教文物之盛什伯前
代推厥所自山高水深乃或者有感於唐史謂紀載缺焉
不知神狀顯於歐陽生生文必傳之文也宋慶歷中始一
修唐書只據舊本五代散佚之後傳不傳未可知亦不關

漳州府志

卷之二九

藝文五

三

四百三十八

史事也且爾鄉人知朱公所以議舉茲廟之意乎公丁丑
攝令謁廟慨然謂玉鈐公水木茲土于誼爲主爲父而堂
廡湫庫殊失爾民所以昭事高曾之意欲復于西不果因
卽其遷廟而張之而許之先太尉公天正故嘗立功事神
爲州將故趨事獨勤然世爲太尉公後卽安焉而不知一
旦知之來趨其主若父恐後者不可謂非公之訓也凡公
所爲比禮比樂周防固圉皆有干城腹心之畧其大者卽
在茲廟而禍福之說不與焉煌煌鉅典上下交讓凡過
廟者忠孝之心油然而生蓋神默相之矣

王忠文公碑

黃道周

半芝山之麓東瞰朝暎有王忠文祠焉龍谿令蓼莪徐公所建也徐公爲令旣奏績將行矣諸生耆宿說所貌徐公者徐公謝不敢一日僕入郡諸公坐閒談祠事且道徐公遜甚至也魏給諫中嚴時以抗疏里居謂公曰然其祀王忠文乎忠文判吾漳旣期可以風土倫物大有所興勵且以祈永之疏當上意得還名則于是屬草也去今邈未有阼奧徐公嗾嗾置意中今祀忠文爲堂皇歲時集諸生頌容雅歌于吾漳源瀾甚邇且爲徐公暢風教窮海上下無復缺事也諸公聽其言又一日僕見王副憲而宏張聘君汰沃舉給諫語汰沃瞿然曰果爾建白須讀書人而宏亦

漳州府志

卷之二九

藝文五

三

四百五十九

曰是足張吾漳于天下矣自是而祠遂成祠成廣延之數上視朱攷亭下視劉愛禮舉履衡杖得相及也嗚呼考亭治吾漳不朞年道化綱紀櫛于心繁愛禮與忠文同時不能鎮足坐講幄及今去之各數百年而都人士旁皇追趨若冀朝夕者何也人生自呱呱至含歛各視所學其學遠聲息亦遠其學近聲息亦近考亭與愛禮皆學程氏所得不同原本一也忠文少學于黃公晉卿晉卿學于金公吉甫胡公汲仲胡汲仲曰千古聖賢藉文而顯人託于道如不相及而道託于文如相語也晉卿以是湛于文章其爲文明靜淵粹和順道德而理于義宋潛谿每見晉卿飯頃

序置數十百言由根達葉常有茫然歎未聞道忠文從之
游汎濫數十年馳驅燕吳困于車塵幸及風雲鼓其羽翰
至使聖祖手其編誅與景濂軒輊上下翱翔嗚呼如忠文
者未爲不遇矣自忠文蒞吾漳二百餘年而吾漳之文藻
風槩竦肅天下卽不謂忠文興作其爲忠文開采奚疑乎
忠文所論道推黃進卿吳立夫淵源甚閎所論詩推高季
廸胡仲申風雅掩映與道相麗亦皆其鄉人也士君子生
幸與明清先正同其里閭又有良師帥匡其不逮辟咄離
席正容銷意卽令曰講道其去道則亦不遠矣胡仲申曰
予見子充詩唯讀之不暇子充之學亦以求道而已苟得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三

四頁十字

其道則其見于立言者猶其措于事業也今誰復知忠文
爲求道而立言者方勝國時宋學翻瀾有志之士皆舍津
筏湛深獨著以修詞立誠爲本而其相懋勉如此于以鱗
翼日月乘昌運稱先鳴固宜耳子嘗過金華見其山川清
淑大率似吾漳風土樹藝亦相近然自四傑先鳴而後負
奇儁者不復如前吾鄉固僿于前而開扞于後蓋地道使
然抑師友董率有懋故安得金胡黃高之徒起而襄立誠
之事修惡池類林之祭者乎先是二年雲間何半菽督學
來漳中所胥學租多羨金諸生請以寘祠中其前楹以祀
忠文其寢以載督學及令公之績自朱攷亭劉愛禮兩祠

上下巋然登峰數百步而遠近師友源濶之觀燦然備矣
余不敏溷迹文藝于斯道無所聞知然幸託吾漳漸考亭
受禮之遺訓思一光大之今幸伏里巷與諸君子同時覩
徐公之治聆中嚴之論溯沔前賢之業以爲紫芝天寶復
與金婺爭華也不爲迂謬復述所記憶于此

平和縣鼎建王文成先生祠碑記

黃道周

予觀于禮樂蓋積百年未備也夫亦待人遲久乃起其經
制功德相爲遠近也我太祖定天下旣百五十年吾漳郡
邑始有定制而平和一縣爲文成先生建置之始去文成
數十年始爲特祠麗學官又且百年而黎獻思之叅政施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三

公大令王公始議于東郊別崇廟貌所議別廟者以祖功
德且正復祠禮也嗚呼夫豈其經始隳括不遽迨此乎亦
各待人智不必身出力不必自己方文成初破賊從上杭
分道啣枚趨象湖時我漳西鄙實爲發軔之阿旣再用師
破橫水剗九連山東至河頭從民情請設茲治則公聲名
已爛然照於窮壑故公之殊猷偉績盛于虔吉收于南昌
迎刃破竹則皆于是始也公旣治虔中不數至嶺左然以
漳西不治則嶺左右皆不得治故其精魄所注在嶺左不
下虔中今自平和設縣以來百二十年絃誦文物著于郡
治在崇義和平邈不敢望者豈獨其山川雄駿苞鬱使然

亦以爲名賢巨擘高蹠之所專導靈宰實護之嗚呼士君子諄諄講道德理義命無大顯貴人爲之屏展前後則我冠側岸者翻卷姍笑之及際風雲逢特達大者踰素臣享所未有小者順民情別地利爲蒼赤數萬食德無窮雖大君子名賢亦皆有不能自知者也文成之初涉江從武夷出龍場樵蘇自給蛇豕與居召僕自誓此時卽得山城斗大南面鳴琴其中豈下於中都之宰然文成廓然不以此貳念獨於文字散落之餘豁然神悟以爲聲華刊落靈晁自出今其學被於天下高者嗣鷺湖卑者溷鹿苑天下爭辯又四五十年要於文武原本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吾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三

漳自紫陽蒞治以來垂五百年人爲詩書家成鄒魯然已久浸淫佛老之徑平和獨以偏處敦樸無詖邪相靡其士夫篤於經論尊師取友坊肆買書不過舉業傳註而已是豈庚桑所謂建德之國抑若昌黎所云民醇易於道古者乎憶予舞象時嘗遊邑中時時出黌西過瞻舊祠疑其庭徑湫側意世有達人溯源嶓岷必有起而更事者距今五十餘年而當道偉識果爲更卜奕起嗚呼人學與治亦何常各以所致致所不致以所治治所不治者皆治矣卽使山川效靈以其雄駿苞鬱者暢其清淑令譽髦來彥泝文成之源宏文成之業以上正鷺湖下鉏鹿苑使天下之小

慧聞說者無以自託是則亦文成之發軔藉爲收實也于
紫陽祖禰又何間焉於時主縣治者爲天台王公諱立準
蒞任甫數月百廢俱舉行保甲治諸盜有聲而四明施公
蒞吾漳八九年矣漳郡之於四明猶虔吉之於姚江也王
公旣選勝東郊負郭臨流爲堂宇甚壯施公從姚江得文
成像遂貌之并爲祠費具備屬予紀事予以文成祀在兩
廡可奏諸雅其別廟者宜自爲風因爲迎送神之曲其辭
曰折瑤枝兮擣瓊糜思君兮中阻飢揚靈鼉兮播靈旗矯
欲來兮何期大江橫兮大嶺絕射朝曦兮馬當發招予兮
兮雲中遺予佩兮木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昔曾來兮奚足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三十五

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菊有風兮蘭與吹追鄰車兮杭暉馬
上天兮下土不同時兮安得遊登君堂兮不得語耿徘徊
兮中夜令諸生歌之得毋以爲楚聲乎於是執其事者教
諭藍光奎訓導朱軾延建人暨會生應登尚澹光緒朱生
龍翔張生瑞鍾等及諸生弟子者碩皆用勒石以按德音

雙谿碑

黃道周

處遽舍有百年之思相原隍有干城之色此其人吾與之
言經濟矣吾浦故郡治雙谿從西北來至九曲引南澗東
上導縣陽十許里乃與潮合潮上下東自鹿谿西至石袁
石袁之漲納于西湖鹿谿之漲達於泮水橫總衣帶在邑

階除間衆水媵之故稱浦焉明興二百餘年浦人文最盛則亦以是水故僕從海外來于今三十年見諸谿流日益清淺橋齒浮齧常四五尺每從長老出西湖闕石衰之漚登東印詢傳河之渚率濺勺浮湛具名迹而已攷其故則雙谿與南澗合處爲小水引之南瀉南窪而東淤失故道南走新利由是則毋論文治卽青白合章通流爲浦者何以稱焉豫章陳公本集註陳公名其亦字石夫江西豐城人戊辰進士以司幕署漳浦以名進士雅善經濟來署吾邑甫下車問百姓利病及境內所當除建者于是諸先生子弟率以是請僕告諸先生曰已矣夫史起之引漳水李冰之築江壩咸以灌田利民而已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三

今谿水以其全勢注南田則南田日腴以其餘瀝遶城渠城渠亦不泛是何害乎陳公曰不然史起之引漳水以漳水卽在鄴旁今谿水南下不復遶郭則是使旁鄰者笑旁浦也李冰之築江壩使雙江通城都中舟帆可達今雙谿不得道南橋南橋之下褰裳可涉則是使褰裳傲舟楫也且是南漸窪水爭趨之積久必沮洳使東上就故道并力城渠于勢深壯于居人又甚利僕曰然倪寬爲左內史鑿六輔渠召信臣于穰縣築鉗盧陂今其水在城南皆五六十里皆職漑田無損於縣治何也陳公曰不然西北都居皆在高原故遠而通其澤東南都居皆在水地故近而流

其惡且鄭國南陽之水亦不幸在五六十里之外豈近舍其衣帶與之走險哉僕曰然微公無所聞是言也然僕猶有難焉倪寬爲左內史召信臣爲南陽皆五六年驟遷公猶有所謂白公杜詩者踵就其事今公署此縣不過三四月異旌且下吾儕噉噉仰甘露以爲時雨踈矣公曰是何患乎天下固多才白公之去倪寬杜詩之去召信臣近者十六載遠者四五十年猶之旦暮也今天下賢者在京輔無以自見率樂爲郡縣相要害導便利與士大夫講論畱注惠鮮無窮白公杜詩亦何遽遠乎於是諸先生拜手賜言曰噫陳公之慮周矣夫自谿徙以來經三十年吾黨率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七

四百三十四

囁嚅不敢建白者爲是數事耳今乃知其不然如使水有走易之樂城無環渚之勢就下者憂如流惡者憂於雖西門豹翟子威起吾儕又何賴焉如子所云處遽舍而有百年之思相原隰而有干城之色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于是命僕復紀其事爲之銘曰爲鴻語鵠雙谿當復爲鵠語鴻雙谿當東西湖生波傳公通河梁巒巒含光其樂則卽陳侯觀之惠我人多

國將軍祠碑

葉先登

皇清統一天下越十四禩矣泉漳濱海逆醜未靖定遠大將軍統騎十萬旌旗南指未踰載而八閩廓清實我固山額真

圖公爲之元老壯猷也公以鴨江名閩提師清漳治兵以嚴鷹揚麟虎之佐肅如柳營撫民以寬父老蒼赤之倫愛如汾陽運餉以時浙東閩南神翰飛輪于來忘勞乃其赫赫大者有造于漳逆魁遠遁脅從匪醜公開誠示仁許以自新縞素君子蟬蛻丕變耕賈小人服疇安堵許茂烏礁二地倚海爲襟帶竊有二心時議兵之公三驅不戒一面開網海溼生靈不坐鋒刃海澄負固九六載矣公駐漳威在不殺信可徠貳方數月海澄來歸不遺一矢漳之士民相與頌公德鳩工建祠以誌不朽先登敢不搦管從事用勒金石其詞云鑠王師兮下南鄙頌桓桓兮揚干羽繫我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三

四百四十七

公兮篤漳祐刊之石兮歌且舞

提督許公重修陂閘碑記

唐朝彞 海澄人太僕卿

粵稽八政一曰食蓋民生所利唯在土田也望雨於天不能時若則水利興焉澄之爲邑濱海苦鹽鹵難施鉏耒不無需於陂與閘陂以禦鹹閘以蓄淡也然孰創之而孰繼之者內地有陂南廂有閘則肇自郡守昭余閔公斥金經始功力繁巨後先相繼成厥績者則鄉憲副台任程公廉使若槐曾公也崇正之末重修之者則太史豫石李公是皆能憂民食利桑梓者迄於今又四十年矣事以時遷復有圯塌督戎許公聞之曰我豈以荷國事而遂忘鄉土哉

是必底厥績然公之爲此亦極難矣在官而有所興造奉三尺以從事易耳鄉里私建費與役何從得乎於己則嗇於人則謗况人之常情所及見者營之遠則置耳誰其引鄉隣爲同室而纓冠以往乃今者屹然告成矣問其費則公自辦民無擾也問其役則民樂趨公不強也又方馳驟於間關之際貽書其家子弟以趨督之不以公爾忘私廢也繼乎其創俾以永久民之利哉抑亦前諸公之所賴以不朽也公諱貞字蓋臣邑之六八都人始鎮建昌以偏師破賊十萬立功於麻姑二聖之山迨進提督克定城邑綏流亡諸大勲猷國史書之故不復贅茲役也費金三千有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三

四百四十四

奇計役凡六十日日各十人始康熙辛酉孟冬迄壬戌春卒而竣制高於舊且四尺父老能言之矣因書於石無忘公德且告乎後之人必鄉土爲念其監於斯而是法是式

九侯山記

戴冠

漳九侯以對峯得名京輔表于崇岑壤奠展于麗屬取義最晰而學者本圖經九侯對夏緒之說乃謂禹後之封其數九皆有神焉主之山意走章貢長汀至小西天亘千里許當無諸盡處遠望一片青而激瀑奔沫乃不翅千包萬絡如踏滄海摩蒼穹恍忽江海又適在頭上日月乃出其下山門兩大石初無闌鑰客至輒有風如千隊萬騎自堂

輿間放出遊人巾裾與喞壁藤蘿花草相摩戛而鳴壁上
大德中僧無碍鑄九侯名山四大字及近代羅近溪沈心
泉周本卓諸題識皆爽颯欲動騰躍一罅天望海外國只
一點 光塔仙人碁盤裡真天明巨觀也門左西折有石
牛極淨徹眠香稻中上截徑似天府皆千仞許石欲墜不
墜叠觸而成縫合筍接有竅皆天下千丈潭日光穿扁處
復難爲泮底始折而東長松修徑時聞鶴鶴鷄犬聲對望
巨石楞然如雲霄中人也瓶鉢跌坐是名三寶其下方香
樹蒼鬱僧院在焉一道珠飛玉濺再歷五儒書室天然橋
濡足蹇裳而至而所謂九侯者殊相端好終日伶禮几案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四

四百五十八

間舍旁雲根注水盪激是礪非松終古疑義然而霆雨鍾
梵交作之中直有一縷靜晰可辨老衲不厭也按圖記松
欄雲根在巖左松欄遠近穿引玲瓏以嗣名者不可勝數
獅子峯則跨其巔隙處又是一小天門能以惠風震懾百
獸其下鯉魚石噴薄淋漓有東臨碣石之意循雲根磴道
五六十層拆而上始爲福勝巖巖中氣候又與下方院殊
絕袖烟暮嵐須臾不可認識石齒齧立類當年編覆今已
頽落省架樑劈柱之煩全展嵌喞現此龕胎骨耳西檐之
高接三寶石東乃爲飛來佛石船丹鼎之所逢迎又東爲
風動石香爐峯花餅峰則徐歛微噍不可捉摹其蹊逕惟

燕乳鹿麝香往來非樵子之所能至矣自下方院至此所遇
墜碣殘碑皆李唐宋元時物惟福勝巖始有清泉名號劉
劃間清泉與書室石屏梅月諸儒皆先後是山隱君子人
知此山巒壑之奇而不知由天然橋下跨幽絕險緣羅漢
太極桃源諸洞上飛來龕出頭盤拆千丈峯只一線地知
香爐花瓶二峰之凌雲漢而不知其擎立圓淨供養三寶
之莊嚴知

山靈而不知山靈之善獎 君子

亦攷圖經而不 盡之責也嗟夫虎邱六橋既以鉛華口
實石梁大小龍湫猶有導從傳呼氣咄咄逼人惟九侯扁
舟溯流蕩漾長湖不三十里徑至巖嶺下列榮鳴騶之所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聖

不到真氣全者此山耳所念巒壑依然而名德春糧以寇
盜豺狼退轉者已不能一二數前人志咏半沒苔蘚或磨
崖又不知後之視今何如今之視昔吾將問諸九峰

重修雙溪壩碑記

陳汝咸

山川盤鬱之勢結而為郡縣凡人文盛衰物力消長之數
莫不由之非偶然也浦邑西南皆山水泉出焉其自南來
者由平和滙於梁山自西來者由南靖歷巖前溪近而繞
城紆迴曲折東行為鹿溪以入於海蓋平和梁山之水趨
於石壩南靖巖前溪之水注於大脚盆所以通蓄洩資灌
漑也歲久壩圯大脚盆亦潰西南二水順流奔放直出鹿

漢遂使繞城十餘里之曲流竟成枯涸居民苦之前任令
朱君葺而復壞都人士咸請於方伯黃先生曰先生邑之
賢大夫也爲善惟恐不及向者學宮之修暨吾邑興利諸
盛舉皆出自先生此事非先生莫能任先生慨然曰雙溪
石壩宜築也大脚盆宜塞也雙溪石壩築而大脚盆不塞
壩雖築無益也大脚盆不塞別開一河以殺其勢雖塞無
益也遂詣其地相度形勢斟酌盡善詰朝舉事凡工作畚
掇灰土木石之具咄嗟立辦或有因私撓之者先生爲之
愈力務以不惜費不憚勞爲久遠計始事於乙亥越歲丙
子五月而功成計費白金二千七百有奇命男尚寬置香

漳州府志

卷之十九

藝文五

四

爐埭義田二十六石種歲收租五百石以備不時修築之
費於是都人士喜相告曰美哉此舉世世利賴其敢忘方
伯之功是役也出財力以襄事者爲著海道江公舉署郡
守范公廷謀城守遊擊李公涵邑宰朱公自陞邑丞劉公
自強署尉馬君士奇縉紳林君登虎王君易明經蔡應鉞
太學生黃賜黃台佐於例皆得書

高樓臨百雉朋益日追攀晝永遙傳漏晴空淨見山
天連烟樹渺人共海雲閒何處來羗遂西林夕照間
重宿紫雲巖

張廷榜

龍溪鎮江守

猶憶雲棲逕轉清巖花野鶴笑相迎蟬聲暗逐泉聲
急樹影時侵月影明萬磴薜蘿含舊色五更鐘磬報
新晴城中車馬渾如錯何似山前縮化城

初稽山

崔道融

初稽高跨九侯上蜿蜒松梅三千丈暮年登上雲錦
章杖履時來與春賞徘徊共指漸山東川流真與滄
溟通胸懷不覺寬幾許扶筇同笑滿春風

章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聖

九侯山

春天萬象生明媚莫說九侯好風致鳥聲喚我催詩
成花氣薰人忽如醉日高烟散開鴻蒙僊人驚出胡
盧峰未審燒丹更何處時有僧譚九煉功

題石晶泉

袁國綬

郡司馬南昌人

泉源竅發石中精萬古長流一漾清那得夷齊來試
飲冰心不愧古人名

集陳將軍西廟樓

戴

燦

長泰副使

將軍勳業古無雙身後英靈護一邦野曠時聞金鎖
甲堂虛還擁碧油幢登樓雲拂千年樹對酒風生八

者不復過此關爾時聞公言未卽信也及試一二郡衆乃大服卽除補起復諸事例亦飭胥吏都不用一錢胥吏至互相語曰公身自如是我復何言也往時學使者巡歷所至供億所煩公省其費十之七日吾寬一分則民間寬一分物力也帷帳服物下至織悉器具試畢一一還歸本州郡不私毫末也試之日晨向天九叩日願天牖其衷使得佳士也所親僕從及吏胥足跡不得到場中巡察封識甚嚴也公又嘗言吾於才多處苦遺珠才少處又苦濫額美惡只於毫釐辨之蓋其難也諸生補弟子員在三十年以前者不置下考其他下考亦減從前之半體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四

聖天子

優老恤才之意終仕未嘗苟循有司褫革青衿一人正試外課詩賦雜文以敦古學新進文武生每月有課病學者鮮熟傳註特頒條教示以限年讀書之法且曰士貴立品汝輩苟無品卽獵取科第擁高官厚祿吾不忍見也至武選一途世久目爲具文或視爲利藪公曰吾爲朝廷慎選舉爲國家儲將才何可輕也試策論後躬自校射射中者卽行面試文理優而與前卷字跡符者然後取之防代筆且倩射也嗚呼以公之公與明如此小子等敢一言以斷之曰誠而已矣昔溫公稱劉忠定一生惟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趙清獻曰所爲夜必焚香告天無他誠故也

誠則絕乎天理而萬善隨之今夫學使之官苟誠有不足則重於文而輕於武勉始而懈終慎大而忽小身家誤之功名誤之苟可以爲之念誤之左右擁蔽誤之彼其初豈不嚶嚶然自命哉理不勝私故也公至性過人學問純粹視學三年無一念不與天理相往復天理盡則人情畢周若農夫自謀其田梓人執其斧斤準繩以度物故能兼此數善如此不誠而能如是乎今歲科兩試已畢公所自盟于天與神者可以告無憾矣閩中之士無論遇不遇言及公至有感泣者卽至山村里巷野老行商兒童走卒莫不欲歎感嘆謂數百年來未有也是豈浙水吳山所流行鬱積磅礴陶鑄而成者與抑由我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聖

四百三十九

皇上

神聖求治育才知人善任故天間生哲臣以爲社稷隸也公異日立朝事業勲名正未有艾小子等幸得廁公門下亦宜不自菲薄痛加刻勵倘異日或身立名成使人指而數之曰此某年某公所得士也庶無負公一片誠心而稍以報公之萬一也夫公諱涵號心齋浙西歸安人丙辰進士按清茗書院各郡多有會城烏石山碑記亦用此文云

月湖書院碑記

蔡世遠

國家定鼎六十餘年浦令更者以十數未有立生祠者有之自四明陳公始或問公何以得此於民耶余曰公之美

梁鹿德頌言之詳矣雖然姑試言其概公爲介眉先生令子先生學行爲當代所宗公本其家學由翰林出宰吾浦浦故繁劇難治公正已率物法立令行浦人抵掌相慶曰六十年來無此矣浦賦役故偏累小民黠者往往相緣爲奸公旣至究徵收法均保甲以二百家爲保家第其口之多寡而籍之以供役五年一編丁卽按而增損之令民各爲親供計其實產自封投櫃雖至親無所波及其始也奸猾皆以不便病公公毅然行之至於今公私利賴課不懸於籍吏不呼於門是則公之良法美意大有造於吾浦者也浦黍號名區自高東溪倡學於前陳剩夫黃石齋繼起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巽

四百五十八

於後彬雅爲閩中首屈公益加鼓勵以文行交脩勗多士月初三十八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初一十五課時文二古文詩賦各一崇正學闢邪教籍其堂爲育英肄業所十餘年間砥行立名通經博古之士比肩接踵嗚呼公作興之功不可忘也今歲二月總制浙閩梁公大中丞張公以南靖地雜山澗谿谷萑苻時竊發廉公才守上于

朝調公南靖靖與浦爲隣邑浦人素知靖令賢然於公特愛戴甚相率赴憲請留旣不可則歸取田器塞縣署門桔槔耰鋤山積公每出則必號於道曰公母去公感百姓之厚也揭示通衢曰吾在浦十三年無善政以及爾民今又煩

苦我父老子弟心甚弗忍雖然此

上命也吾不行將獲譴且代吾猶吾也吾雖在靖心猶在浦也
衆皆感泣會有金藩憲公子令粵東者以事過浦往拜公
至門問故衆跪伏曰吾儕以畱賢父母不得過如此公子
曰吾爲百姓屈從角門入耳次日公子出北關數百人焚
香遮送於道曰公子幸爲百姓遍告當事還我陳使君越
四日浦屬共聞公之將行也窮鄉僻壤扶老幼至者及萬
人公出衆塞街巷環跪泣曰公毋去擁肩輿不得行乃入
李太學家給衆曰吾爲諸君暫居此若等赴憲請得命留
矣衆大喜比昏稍解以數十人卧守李門度公之出必由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七

四百五十三

東門也則更以百人守東門夜過半公假城守二騎扮巡
邏者問道由北門去卧李門者醒疾走東門問守者守者
曰無之馳至北門公已出矣更率追送十里許與公泣別
而歸時康熙戊子六月十三日也嗚呼士君子束髮受書
肆意譏評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迫于上司之供億
或苦于酬應之繁多夙昔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勸云
見諒雖有小善寧足贖耶公泣浦以來凡百艱辛皆備嘗
之勁節凌霜久而不變十三年來素絲不染白玉無瑕其
政事又彰彰如是公可謂真讀書人不負家學者矣公爲
政嚴明奸胥豪猾動繩以法無所假借持之急至有造誣

以謗公者今果安往哉余於是歎公道之在人心而感
不嘗不可爲也公去後浦人歛金二百有奇構祠城北
門名曰月湖書院月湖者所以表公之清且明又公鄉有
月湖故也衆共徵余言以爲記余弁鄙不文謹據實書之
如此公諱汝咸字莘學號心齋浙之鄞縣人辛未進士

合祀陳黃二先生碑記

蔡世遠

唐陽亢宗爲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
也西山真氏喜誦斯言以示學者蓋以忠孝之理蘊之於
心則爲所性所命之精發之於用則爲事父事君憂國理
政仁民育物之實古之大忠大孝者恩怨不得而毀譽時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哭

四百四十九

世不得而磨滅俎豆千秋崇隆如山嶽炳曜如日星不可
掩也當明文皇篡位詔至漳教授陳先生名思賢升明倫
堂鳴鼓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安在諸生從
之者陳子應家曾子廷瑞林子旺吳子性原鄒子君默呂
子賢縉經設位爲舊君哭臨如禮當事執送京師咸以身
殉迨明運旣終石齋黃先生抱剛直不回之氣丙戌三月
五日死於金陵及門蔡子春溶賴子繼謹趙子士超毛子
玉潔繼至抱其頭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卽來矣四子同
時就義嗟乎君臣之義師弟之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
漳鬱積清奇代多偉人一則抗節于明初一則殉身于明

季其精英靈爽雖謂之萬世不死可也嘉靖間學使邵公疏請祀陳先生于泮水之前以六生配有司春秋致祭後因傾頽寄主于名宦祠中石齋先生則經制撫學使諸臣之疏請祀之鄉賢而四子尚闕夫陳先生直斥文皇之篡明之有天下者皆文皇子孫也然邵公疏請之肅廟允而祀之黃先生忠于勝國然制撫學臣共疏請之我

聖祖仁皇帝允而祀之此以見秉彝之好萬世維公而褒節錄忠

尤興朝之盛事其關於風教倫常豈細故哉漳人議欲特祠奉祀而限于土木之役僉曰郡城芝山朱子祠後堂以黃勉齋陳北溪王東湖陳剩夫配前堂開敞軒豁敬于堂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完

四百四十七

之東奉祀陳先生以六生配堂之西奉祀黃先生以四子配夫文公平生講明踐履大端不外于忠孝觀其居家立朝公誠懇摯剛大之氣塞于兩間二先生及其徒生於數百載之下在三之誼守之不渝前後相輝映如此可以升文公之堂而無愧矣適際督學按部所屬紳士咸集斂金爲進主人祠之費并置春秋祭田以永其祀是日也衣冠而拜祭者近千人亦可以頑廉懦立矣

鹿坑巖院湯道士記

國朝

蔡可遠

漳浦知縣

浦南三十里許有山鬱紆環曲巖律深秀名曰鹿坑坑之中有樓有石屋從石梯層上有巖環巖上下有雜樹菓木

道人心鏡所構也心鏡吾邑雲霄人姓湯氏賦質淳樸敦
于友誼未入山時與友陳森同居相善也森早夭子女
乳無依心鏡爲區置衣食而教誨之撫之如已子厥後森
長女富娘撫弱弟矢志不嫁潔清自守邑侯陳公以貞孝
旌其門陳氏固有賢女哉抑或心鏡有以成之也心鏡將
資用器具盡付陳氏子獨身歸山與徒法山日以修行爲
務割置山田種三石有奇自耕而食自採而飲非道其分毫
不取邑之君子多與遊處以爲心鏡雖遊心方外弗與四
民齒然其篤友朋之誼甘淡薄之情確然定守蓋亦有足
多者豈與世之素行多累衷曲難問鈎名弋利者比哉今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三

四百二十九

年春余偶至杜潯欲一再遊其地或曰心鏡死矣余曰噫
心鏡果死也耶旣而其徒法山介黃君乞余記之余曰心
鏡之心得以垂不朽也嗣心鏡業者居其居必其心行其
行勿狡而飾勿荒而嬉心鏡死且不朽矣豈特山靈永護
勝跡長存而不毀墜也哉

重修威惠廟碑記

童華

乾隆二年春華承

恩命來守漳州漳州人祀開漳陳王於北門之外華檢閱
郡志考其世系喟然而嘆曰王之世祀也宜哉蓋自唐以
前漳固未隸版圖也漢平閩粵以其地屬會稽終漢之世

未嘗建郡晉宋以後始置晉安其間負山濱海王化未及之區羈縻弗絕而已况漳在七閩之外山蠻海寇豺狼鱷之所盤據省方問俗繡衣直指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化日而死於流離盜賊者不知凡幾矣王之父子屏關而鎮定之身經數十戰王臨陣授命沒而爲神世有封號自侯而王廟食至今不替是漳開疆守土之正神也若之何不敬王諱元光光州固始人也父玉鈐衛翊府左郎將諱政以高宗總章二年進朝議大夫統嶺南行軍總管平泉潮開獠寇至雲霄江曰此水似清漳因以名州儀鳳二年王隨父入漳父卒代領其衆以輕騎剿擒廣寇陳謙等嶺表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五

四百六十字

平奏置漳州於泉潮之間增闢爲八詔卽以王爲刺史王乃剪除荆棘招集流亡治陶埴通商賈勞來安定漳始得與中土並王經紀有法號稱治平景雲二年南蠻叛王輕騎討賊賊衆奄至沒於陣郡民巷哭事聞詔贈豹韜衛鎮軍大將軍封臨漳侯諡忠毅立廟賜墓子珣嗣討平蠻賊手斬父仇得其餘黨復爲州刺史卒子豐嗣豐卒子謨嗣皆克脩職業郡民愛戴元和十四年謨卒始易他姓陳氏世篤忠貞宣力王室掃盪寇虐奮不顧身使遵海而南咸奉正朔化蠻貊之俗爲冠帶之倫其有功於漳最大續承先業克咸厥勲且戰且耕以養以教賢親樂利傳子及孫

自高及憲歷唐室十君自總章至貞元歷年百有七十使
海隅之民不被兵革扶老攜幼得終其天年至今禾麻廬
舍溝塗封壑山林村木工商器用皆王之貽其有德於漳
最久昔韋臯鎮蜀歷有年所封王廟祀王之忠義於韋有
光而世家不列於唐書事業不載於紀傳自唐以來文人
學士稗官野史蒐羅異聞者皆不及焉僅載之郡誌而已
非仕宦至漳者無由得見嗟乎以王之豐功勁節炳若日
星守漳五世深仁厚澤五百數十年之久而世莫之知以
此思天下之大古今之遠有立於時無聞於後多矣况乎
山林潛處之流閭里獨行之士其泯沒無傳者又何可勝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五

四百六十

道耶抑華又聞之在易乾之九二曰善世而不伐老子之
訓曰功成而不居王家世醇樸意者不樂有身後名歟故
子孫未有數其事績請於朝廷宣付史館者卽以昌黎韓
子之貶守潮州與王之後人同時同地而未嘗屬爲傳誌
以顯其先人則又有以知後世之奔走乞言於公卿大夫
之門以過情失實之詞揄揚世德以爲光寵者舉可輕也
龍溪令申君景雲議修開漳廟葺助俸錢三萬以其前殿
奉王之像爲饗堂又新其後室置木主五座玉鈴公南向
而坐以子孫序昭穆配焉聚忠孝於一堂郡人之祀禱報
賽四方之君子游覽蒞止溯其淵源可以奮興感嘆也已

後之官茲土者嗣而葺之無俾傾廢是 國家崇德報功之一事也與

重脩鄴山講堂碑記

潘思榘

鄴山峙漳柳營江之上距萬松關十里而近有明大儒石齋黃先生講學地也山舊名蓬萊峽曰焦桐山者崇正乙亥初名之山殘破類爨下桐也曰鄴山者癸未載名之山有石翁數輩離立蒼煙中戍削清古似鄴侯也凡此皆先生自况先生過不及泌而道濟天下則一故漳人從而名之焉先生既死難漳旋被兵鞠爲茂草所謂與善三近樂性諸堂咸廢而選真之臺逃雨之巖亦崩圯第塞數石翁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三

四百三十二

躑躅失所依蓋百餘年來海濤江雲晨夕異態過客莖豎臨弔而太息卒未有議復之者高密單君德謨分廵之次載讀先生記慨然謀興建諭於漳人踴躍而赴徵工庀材經始今春三月迄冬十有一月以次告竣糜白金一千兩有奇君與守令各出俸銀而餘皆好義者所輸在籍工部主事王君材暨員外郎林君編實董其役既成將帥漳之人士講肄其中而來請記單君可謂示邦人以尚德矣明當正統以後姚江江門之說既行士大夫同聲附和無不袒金谿而集夫新安者先生晚出窮海之濱獨能崇尚朱子毅然以講明正學爲已任其杖履所至在浙則大滌書

院在閩則漳之紫陽書院而最後憇於茲山揭先聖賢見聞知之圖撰講儀具琴瑟鍾鼓立監史讀誓戒獻酬歌詩主賓百拜四方問業之彥涉江而會者數百人蓋禮樂彬彬河汾矣何其盛也先生爲學觀天人之際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生平所著入聖域資治本者其書滿架而易象正三易洞璣洪範明義詩表正春秋表正探索幽蹟張皇大中讀者不能盡通其意蓋其深思厚力軼前後鄭極數知來同康節而要歸於愛君憂國之誠而必伸其崇正黜邪之志則又合李伯紀朱晦翁爲一人嗚呼先生當日以鄴侯自况詎知論定之後其道更尊於鄴侯有如此哉方先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書

四百六十一

生立朝直言諫諍始彈烏程宜興繼劾武陵批逆鱗頻死者數矣使稍從容以待時變則出或不見斥卽斥亦不至受禍若是之烈然先生甘之如飴而屹不爲動者其道然也南豐之論顏平原曰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惟歷忤大奸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學者登其堂讀其書而畢然想見先生之爲人亦可以知所自立矣先生門人從死者賴繼謹趙士超毛玉潔蔡春溶守講堂不去者魏習叔拾遺文者洪思而同郡太學生涂仲吉論救杖戍先生之陳少陽也單君旣祀先生於樂性堂而以諸子風節足與茲山並峙故附單君丁未進

士爲尚書郎御史有聲漳守金君溶大興人庚戌進士亦
御史來領郡龍溪令袁君杰濂皆用循幹名七閩者爲備
書焉

長泰縣清理雙圳陂碑記

潘思渠 晉陵人

漳之屬縣長泰之東北鄉有儲水之陂曰雙圳者宋理宗
嘉熙元年丁酉邑人陳耆之所築也自丁酉距今蓋積歲
五百三十有二矣世遠制隳旁近奸民有盜墾爲田者其
裔孫草訟於令爲之履勘清理具圖譜列顛末來請記以
文譜載者在理宗時以漳信人和二里之田歲苦旱與妻
顏氏謀易已田以興水利寶慶二年得請於朝嘉定元年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五十五

陂成按史嘉定元年爲寧宗改元之初是年戊辰也寶慶
二年爲理宗卽位之二年是年丙戌也自戊辰至丙戌相
去十九年豈有告請于後而告竣於先者蓋理宗四改元
爲嘉熙歲在丁酉其誤熙爲定無疑而譜失之郡縣志復
失之甚矣文獻之難徵也譜載水來於珪山之麓隨所注
屈折規堰寘牖爲陂塘三十六爲圳三百有奇上闕漳信
之烏石潭下匯人和之歐馬溪以入於龍津大溪縣所由
達郡之河也設陂長時啟閉共溉二里之田萬餘頃按縣
所勘圖其創陂之始自烏石潭引水至上苑社陂曰雙圳
自雙圳而下至古倉社陂曰開禧遂分而東西流東陂爲

陳陂爲陳塘爲田仔爲洋爲長背爲蓮塘爲陳洋爲大夫坊西陂爲上源爲竹木爲後溪爲湯湖爲洋溪爲山重爲羅鼓爲新塘計陂十有六而合流於歐馬溪今土人曰曰十五戶陂者山重崩而廢其一也譜誌皆曰雙圳陂者從其施工之始而名之也凡雙圳以下之水彰信受之陳洋以下之水人和受之羅鼓新塘之水二里均受之由陂而灑圳而沃田所被二十餘里旱得以蓄而澇得以泄皆耆功也故廟食以報焉今陳陂尚如故而西陂之山重旣廢下流湮塞羅鼓新塘旣涸耆廟亦圯且譜誌皆載陂塘三十六可勘者見存諸陂耳餘卽陳氏子孫不能指其處微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五十六

今日之清理久益不可考矣夫奸民之盜爲田者徒覬目前之利田增陂隘而水無所儲偶遇旱澇則二里之田胥病是益一已而損及萬家農之蝨賊也今理出盜墾卽責以挑復且倡營耆廟立石垂久可謂能舉其職嗣令有踵而修浚者縣爲請獎盜墾耆陳氏子孫暨陂長皆得訟於縣荷校以儆後之令斯邑耆視此然東陂治矣而西陂之羅鼓新塘猶塞則雙圳陂之水利未全復而二里之農尚有向隅令豈無慕義如耆耆是在爲吏者有以勸率之白渠芍陂成自人力此余所望於賢令長也令涂姓坤名江西靖安人以鳳山丞權知此縣余旣爲記并鑿清理弓畝

之數於碑陰以誌後云

乾隆十三年

重建鄴山講堂記

單德謨

從來事之興廢迭爲乘除者也其興也有自其廢也有因其既興而忽廢已廢而復興也總有數以主之而藉手於人以扶持補救於其間明石齋黃先生理學文章經濟氣節非特南閩冠冕而天下後世羣奉儀型也昔嘗講學於漳郡東曰鄴山時當道縉紳四方人士環江拱聽者日以千艘建與善三近樂性爲堂者三從隆盤砥爲臺者五爲壇者一廣輪鱗櫛爲書舍者百有奇歷歷可攷焉日月幾何荒烟蔓草斷崖崩澗故址已盡消磨矣夫有廢而莫之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七

四百四十一

興守土者之責也前賢之芳規遺跡聽其湮沒而弗彰亦都人士之羞也戊辰夏余自錢塘移巡漳南省方望古求所謂鄴山者慨然爲興復之計爰偕守令各捐廉俸以策馨鼓並告漳士大夫共襄厥舉遂諏日啟基鳩工庀材仍其舊制經始於季春越孟冬落成進子朱子暨先儒先生神位於堂率僚屬人士行釋奠禮成誌於衆曰講堂之廢久矣今茲之興固有天幸亦先生靈爽實式憑之倘繼起有人登先生之堂深仰止之思以理學文章相砥礪以經濟氣節相期許將私淑無殊親炙而在朝爲汝翼汝爲之碩輔在野爲有體有用之真儒則謂先生至今存可也余

於漳人有厚望焉如云脩舉廢墜潤色山靈祇以娛駑遊
之目增登覽之勝是亦羽客緇流之結緣募施與祇園給
孤等爾又何關輕重之數哉

重建黃勉齋先生祠記

國朝

黃可潤

龍溪知州

有宋道學之統至紫陽文公而集其成文公門人最著於
閩而稱高弟得正傳者勉齋先生與北溪先生二人而已
當文公守漳時勉齋與北溪俱常從遊郡齋北溪發明道
蘊精深詳盡文公嘗謂南來喜得安卿勉齋志堅思苦言
行事業必本乎天命正乎人心文公與訣書曰吾道之託
在此吾無憾矣先正謂勉齋得紫陽之真傳可爲考亭之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五

四百四十四

大宗其有功斯道尤懋也北溪舊有專祠勉齋先生祠始
于明正德中大守陳公洪謨謂勉齋先生旣嘗侍學于漳
且有分派在焉爲立祠芝山之麓以其子孫奉祠而脩祀
典焉第日久傾圯郡侯桐城張公廷球怒焉念之思以昭
先賢之德而妥其靈爰議作新捐俸重建簡能員以董之
越月而成規制之壯丹雘之飾煥然完美夫北溪漳人也
而勉齋則學於漳而派衍于漳也其在詩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世未久而居甚近後之人思典型之不遠緬流風
之尚存讀其書以想其言行事業追而則之服而行之由
先生之學以窺夫朱子之學則海濱成鄒魯之風而張公

之明昭光烈而鼓舞後人者功甚鉅斯祠之立爲不虛矣
新建奎光閣記

國朝

許元瑛 進士

邑舊有龍文閣在南河石壁峯上壘石爲山凌空架閣層樓聳翠與東塔對峙爲縣治水口鎖鑰規制雄壯甚鉅觀也滄桑變更而後不知頽廢何時今乃基址亦并汨沒談者惜焉浮梁姚明府莅靖以來百廢具舉議建奎光閣於儒學泮水之上都人士聞之咸歡欣鼓舞謂文明之兆將啟也按天官書上庫樓爲文章之府故歷代五星同躔奎宿史奏賢人聚蓋天光下臨地液上載其鍾靈毓秀苞孕英豪感應不爽是以申呂嶽降傳說騎箕古今所傳不可

漳州府志

卷之三十九

藝文五

堯

四百三十六

誣也今天下府州縣皆建奎光閣以應天文人文之瑞况乃靖邑學宮榜山前列雙水環帶馬蹄上御街巽峯文筆侵雲爲之應所以及第元魁閣部名臣間世而生但術者謂城垣逼近內局狹窄宜高建樓閣以收遼朝納外秀渾而爲一則莫與匹其休矣茲幸賢父母先後提挈而闔邑紳士尤喜輸將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登臨憑眺包羅萬象視昔之龍文閣更有加焉繼自今人文之盛應乎天文都人士之接武而起者不且後先輝映長爲歐寮生色也哉謹書數言以紀盛事

鄴山講堂石壩記

黃寬

鄴山講堂前北溪流橫繞折南星許爲虎渡橋潮汐至焉夫以兩山蹙縮激越春夏之間上游積雨水勢彌衝決爲鄴山患今歲孟秋召工輦石築壩大小五以拒流復沿岸植榕竹桃柳蘆荻俾盤根以爲固舟中望之週遭映如入仙源江中有巨石浮水上曰游磬架石梁其上時步履履之山光水色盡入心胸是役也爲保護山足謀而已增是山之勝不可以不紀

鄴山講堂圍牆記

鄴山講堂興七載垣牆尚闕無以障其外而界其中今春與王君文烈謀諸同人成之其外右方自紫霞門繞珠江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李

四百十二

堂樂性堂至雙峯亭後距山左方自與善堂護屋後距山中自藝蘭閣橋院景文樓夾三近堂連與善堂縱之橫之連綿迂曲計長百三十丈有奇爲門十一窓二十有六於是外之門墻屹立中之途徑幽通藏脩息游斯稱適焉或曰紫芝陸渾山水不設垣墻柳子厚以雲爲藩山爲屏子胡汲汲於是不知意各有取也

重濬漳州郡城濠溝碑記

蔣允焄

漳州自唐興元初刺史柳公少安奏移治所於龍溪其形勢負山襟水蔚爲八閩名郡然山體奠定而水之支流附近城郭者或疏或壅隨時而異形家言以爲物力之消長

人文之盛衰皆視諸此城中故有濠始于西北而中分之
為東為西創自宋咸平祥符及紹興間置閘門三歷元明
代有經理我

朝海氛平靖一濬于巡道朱公鴻緒再濬于郡守張公廷球
而收厥功者郡守金公諱溶余座師也乾隆庚辰余自福
州移守按郡邑志讀及碑記未嘗不歎公之盡心水利為
國籌久遠者功甚鉅也越辛卯余自臺移節再至清漳則
見濠間故道填塞積土至高踰兩岸郡之氣脉為壅阻因
憶余師記中有云俾後者保障勿替噫是果誰之責耶明
年仲冬歲大稔余同郡守李君維鈺龍溪令崔君繹商其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壘

四百四十四

事捐俸以倡邦人踴躍爰按故跡分兩閘趣工董東濠者
為鄉紳鄭蒲郭履楷舉人詹恒王廷珪李雲漢鄭芳圃諸
人董西濠者為鄉紳劉希周舉人郭于青林揮吳暲鄭紹
徽諸人兩濠既竟併濬近北之中濠迄癸巳夏五工竣費
白金五千五百兩有奇于是潮汐相通悉從故道積污畢
消清流可鑑兩濠之水出閘口皆得滙入南溪矣城外之
濠左自城東北環東門至南城門會東閘口之水入于城
中之東南濠右自城西北環西門至南城門會西閘口之
水入于城中之西南濠舟楫往來利莫大焉邇者民安物
阜比戶恬熙大比賓興人文蔚起僉以為此皆濬濠之明

大驗也乙未秋余忝晉陳臬郡人士丐一言以垂永遠
爰叙顛末勒諸貞珉尚異後之官斯土者繼引勿替焉

卷之二十九終

漳州府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五

三

六十六